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來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## 寒波澹澹起

周雷

故鄉的冬天，水裡比岸上更像個樣子。

這話聽起來有些悖理。湖上結了一層厚薄不勻的冰，岸邊的垂柳，枯條子僵直地掛著。任誰經過，都忍不住加快腳步，盼著早點鑽進有暖氣的屋裡。偏有這麼一群人，反其道而行，他們向著更冷處去。

我頭一回見識冬泳，是個年末的早晨。朋友老趙，非拉我去看「真功夫」。沿著湖岸走，到了一處背風的灣口，景象便不同了。這裡冰被鑿開了一方，約莫半個池子大小，水色幽深，冒著若有若無的白汽。岸上聚著十來個人，男女皆有，年歲多在五六十開外。他們並不像我想像的那般裹著厚重棉衣，只穿著尋常的夾克或

## 淋雨的人

劉哲

雨中慢行的人  
心裡裝著  
無法言說的秘密  
任冰冷的水  
滴打在身體上  
空曠是  
世界的內部容積  
積水如潮，  
一次次漫過  
所有  
容器的身心，  
此時  
送一把傘，  
更像是一種打擾  
暴雨時刻，  
淋雨的人  
心中下著  
更大的雨……

## 文藝副刊



海韻

## 守望和平與歸途的微光

新華社大馬士革12月7日電 敘利亞政局發生劇變一年以來，有一句話總在我心間重複。這句話來自一個8歲小女孩。

「我希望有一天，我們能在敘利亞團聚。」這是我外甥女的生日願望。她在歐洲長大，對敘利亞的印象可能僅來自幾次回國短暫停留、父母不斷講起的家庭故事和與親人偶爾的視頻通話。但她這個純真、簡單的願望，卻道出了一年來縈繞在每個敘利亞人心頭的疑問：「敘利亞能否走向和平，敘利亞人能否安心回家？」

2024年12月8日，「敘利亞沙姆解放武裝」宣佈「解放大馬士革並推翻阿薩德政權」。回想劇變剛剛發生後的那些日子，大馬士革彷彿屏住了呼吸，空氣中飄浮著緊張和焦慮的氣息，混亂、暴力、空襲等都可能不期而至。每天醒來，我都不確定我的國家將變成什麼樣子。

然而，人們的韌性比想象中更強：市場很快重新開張，街道再度擁擠，人們的恐懼似乎在悄悄淡去。但隨後數月中，敘西部沿海地區、南部蘇韋達省相繼爆發嚴重武裝衝突，以色列數次猛烈空襲大馬士革等地。人們還是會聽到零星槍聲，看到突然設立的檢查站。我在聽到爆炸聲後，還是常常分不清是來自路邊炸彈、空襲還是慶祝的煙花。

這一年，敘利亞人的心情在希望與恐懼之間跌宕起伏。劇變剛發生時，我的同事蒙澤爾·舒菲在大馬士革家中熟睡時遭遇入室盜竊，陪伴他多年的筆記本電腦和剛領到的工

運動服，說說笑笑，神情自若，彷彿眼前不是三九寒潭，而是溫泉湯池。

老趙熟絡地同他們打招呼，一位被稱作「鐵師傅」的老者迎過來。他怕有七十多了，頭髮全白，身子骨卻硬朗，臉上紅撲撲的，不見一絲寒意。他看我穿得臃腫，便笑了：「小伙子，頭回瞧吧？心裡是不是嘀咕，這群老傢伙，莫不是瘋了？」

我訕訕地笑，算是默認。

「水這東西，看著冷，親近了，反倒比人講道理。」鐵師傅說著，便開始不緊不慢地脫衣服。他動作從容，一件件疊好，放在一個半舊的人造革包裡，不像要下水，倒像準備上炕歇息。最後只剩一條黑色的泳褲，他那身筋骨便全然顯露出來，瘦，卻緊紮，皮膚被風吹成深褐色，像上了年頭的紫檀木。

這時，旁的人也都準備停當。沒人做誇張的熱身，只是輕輕活動著手腳關節。一位五十來歲的大嬸，從保溫瓶裡倒出半杯溫水，慢慢喝著；另一個戴眼鏡的，像位退休教師，正扶著柳樹，悠悠地壓著腿。空氣裡有一種奇異的安靜，先前的談

笑收斂了，每個人都凝神靜氣。

鐵師傅走到水邊，用湖水拍濕了胸口、後背，適應片刻，便俯身滑入水中。沒有驚呼，人就像一尾魚，自然地回歸了它的世界。

他先是緩緩地游了幾下蛙泳，頭埋在水裡，再抬起時，長長地吐出一口氣，那氣息在清冷的空氣裡，凝成一道筆直的白箭。

接著，他便不慌不忙地游開了，手臂劃破墨綠的水面，動作舒展而協調，帶起一圈圈柔和的漣漪。

其他人也陸續下水。各有各的游法，有的奮力疾游，覺得水聲轟轟；有的則只是仰面浮著，一動不動，望著天空，那份閒適，彷彿是在自家庭院的躺椅上曬太陽。那位大嬸游的是側泳，身子側臥水中，一手前伸，一手划水，姿態優美得像一隻水禽。冰冷的湖水包裹著他們，他們卻在這禁錮般的寒冷裡，尋得了一種活潑的自由。

我站在岸上，穿著厚厚的羽絨服，仍覺得寒氣從腳底絲絲縷縷地往上鑽。看著他們在水中沉浮，心頭最初的那點荒

謬感，漸漸被一種莫名的感動取代了。這不像體育場裡的競技，沒有吶喊，沒有爭奪。他們用體溫去測量水的溫度，用意志去化解凜冽的包圍，從而證明，有些東西，並非看上去那麼不可逾越。

老趙在一旁，低聲給我講著鐵師傅的事。說他游了快四十年，風雨無阻，除夕元旦也不例外。問他圖個什麼，他總說：

「水裡頭乾淨，游一回，渾身通透。」又說，有一年，他工作上遇到極大的不順，心裡憋悶得幾乎要炸開。寒冬臘月，他跑到這兒，一頭扎進冰水裡，那刺骨的冷瞬間攫住了他，反而把心裡那些糾纏不清的煩惱都給「凍沒了」。從水裡出來，擦乾身子，穿上衣服，走回家去，只覺得腳步輕快，天地寬闊。

「那不是跟自個兒較勁，」老趙總結道，「是找個法子，讓身子和心裡都痛快痛快。」

我聽著，再望那方幽碧的水池，便覺得那不再僅僅是水了。或許，人活於世，真需要這麼一方寒水，在某個意志將要鬆懈的清晨，縱身一躍，以此證明，生命的火，從來都可以燒得更旺一些。

## 秋波裡的詩與煙火

陳亦權

濟南的秋，是被大明湖的晨霧泡軟的。霜降過後，天剛蒙蒙亮，我揣著老捨先生《濟南的秋天》，從南門踏入這片浸潤了千年詩意的水域。晨霧如淡墨暈染，將遠處的超然樓暈成一抹黛色剪影，岸邊的法桐葉落了一地金黃，踩上去「沙沙」作響，像誰在耳邊輕念著秋的絮語。

沿湖而行，最先撞入眼簾的是垂柳。盛夏時濃綠的枝條已染上漸變的色彩，梢頭是鵝黃，中段是淺褐，唯有貼近湖面的部分還留著幾分倔強的綠。

風一吹，枝條輕拂水面，攪碎了霧中倒影，驚起幾隻躲在蘆葦叢裡的水鳥。

它們撲棱著翅膀掠過湖面，留下幾道細長的水痕，轉眼又扎進對岸的蘆花中，那蘆花已開得蓬鬆，白絮在晨風中輕輕搖曳，像是給湖面鑲了道柔軟的邊。

行至鐵公祠，目光瞬間被水邊的殘荷定住。沒有了盛夏「接天蓮葉無窮碧」的繁盛，赭紅色的荷莖斜斜地支稜在水中，有的舉著捲曲的殘葉，像握著一支支飽蘸墨的毛筆；有的頂著空空的蓮蓬，籽粒已被水鳥啄食乾淨，卻仍保持著向上的姿態。一位晨練的老人告訴我，大明湖的殘荷從不清潔，一來是給過冬的水鳥留個藏身之處，二來是留著「殘荷聽雨」的意境。正說著，幾滴露水從荷莖滑落，砸在水面上，濺起細小的水花，倒比盛夏的荷葉滾珠更有韻味。

穿過曲曲折折的木橋，便到了湖心的歷下亭。朱紅的亭柱被秋陽曬得暖融融的，亭簷下的銅鈴偶爾「叮鈴」一聲，像是應和

著遠處的鳥鳴。亭內「海右此亭古，濟南名士多」的楹聯格外醒目，筆力蒼勁，讓人想起杜甫與李邕在此宴飲賦詩的佳話。亭外石桌上，一對年輕人正鋪紙寫生，男生調著顏料，女生指著湖面說：「你看那水色，近岸是淺綠，湖心是瓦藍，得混點赭石才對。」他們身旁放著一袋剛買的糖炒栗子，甜香混著湖邊遲開的桂花香，漫在風裡，是深秋獨有的味道。

午後霧散，陽光透過疏朗的枝葉灑在湖面上，波光粼粼如撒了滿地碎金。租一艘腳踏船遊湖，船槳攬動湖水，將岸邊的景致揉成流動的畫。遠處的超然樓此刻清晰可見，飛簷翹角下掛著的紅燈籠，在藍天白雲的映襯下格外鮮亮。船行至湖心，竟遇到一群小野鴨，它們排著「一」字隊形從船旁游過，絨毛在陽光下泛著淺褐色的光澤，領頭的老鴨偶爾回頭「嘎嘎」叫兩聲，像是在提醒同伴避開遊船。

暮色漸濃時，我坐在南豐亭旁的石階上歇腳。夕陽將天空染成橘粉色，超然樓的輪廓被鍍上一層金邊，湖面也隨之泛起暖融融的波光。賣冰糖葫蘆的小販推著車走過，紅亮的糖葫蘆裏著晶瑩的糖殼，與岸邊金黃的銀杏葉相映成趣。幾個孩童追著落葉奔跑，笑聲驚起幾隻晚歸的水鳥，它們掠過湖面，飛向遠處的蘆葦叢，將最後的餘暉也帶向天際。

離園時，晚風帶著些許涼意，卻讓人通體舒暢。回望大明湖，秋霧又悄悄聚攏，將亭台樓閣重新藏入薄紗。這深秋的湖，沒有盛夏的喧囂，卻有著沉澱後的從容，既有「名士風流」的厚重，又有「市井煙火」的鮮活，正如濟南這座城，在秋意中愈發顯露出溫潤的底色。

這湖秋波裡的詩與煙火，早已刻進記憶，讓往後每個寒涼的日子，都能想起這份暖。

## 大災後，在社區廚房感受斯里蘭卡人賑災暖意

新華社科倫坡12月7日電 11月末到12月初，熱帶氣旋「迪特瓦」席捲斯里蘭卡，造成600多人遇難、200多萬人受災。近日，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的維傑拉瑪街區一幢三層小樓及其院落，成了當地居民為援助災民自發設立的社區廚房。

在這裡，記者看到，一鍋鍋冒著熱氣的黃米飯、鷄嘴豆泥和蔬菜咖喱被抬上首尾相接的長桌。長桌兩旁，戴好口罩和手套的志願者們立即將鍋裡的飯菜打包，整齊碼放進紙箱，等著車輛過來運走。

「這次極端天氣是11月27日開始的，我們的社區廚房第二天就開始運轉了。」這裡的志願者告訴記者。為幫助受災同胞，維傑拉瑪街區的居民們想到了最直接也最淳樸的支援方式——送飯。現在，他們每天能準備1.25萬份飯菜，並由軍方人員用快艇、直升機等運往災區。

### 莊波利逝世

旅菲錦繡思齊聯誼會訊：本會法律顧問莊波利先生，Atty.Watson Napolis，（父親是本會諮詢委員故莊垂模宗老先生）不幸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五日，下午五點逝世。享壽六十有五齡，哲人其萎，軫悼同深。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舍大街聖國殯儀館208靈室。

（Sanctuary Chapel 208）

擇訂於十二月十一日（星期四）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聖國樂堂。

本會聞耗，經派員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。

### 曾國翔丁母憂

菲律賓曾丘宗親總會訊：本會曾副理事長國翔宗長令慈，曾府施太夫人諱親治（晉江安海內坑）不幸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六日凌晨五時壽終內寢，享壽積閏九十有六高齡。
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舍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212-HYACINTH）靈堂，擇訂十二月十一日（星期四）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恒安紀念墓園之原。

本會聞耗，經派員慰唁，勉其節哀順變，並襄理飾終事宜。

### 蔡建民喪偶

和記訊：僑商蔡建民尊夫人，蔡府陳麗雲夫人（晉江坑口村）亦即蔡欣璟，宛儒，宛澤，宛芝賢昆玉令慈，不幸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七時十分壽終於崇基醫院，享壽八十高齡。寶婺星沉，軫悼同

深。經擇吉日火化，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舍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303-CALADIUM）靈堂。

擇訂十二月十一日（星期四）下午一時奉骸安葬於普濟禪寺。

### 張長江逝世

和記訊：僑商張長江先生（晉江曾井鄉）不幸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四日晚九時壽終於崇基醫院，享壽六十四齡。哲人其萎，軫悼同深。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舍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205-ANGELICA）靈堂，靈體於已火化，訂十二月七日（星期日）上午九時奉骸安葬於華藏寺。

### 曾國翔丁母憂

菲華青年服務團總部訊：本總團前務理事曾國翔同志令萱董堂、暨團務理事曾華連同志令祖慈太夫人諱施親治，不幸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六日（星期六）凌晨五時，壽終內寢，享壽積閏九十有六高齡。寶婺星沉，悼良深。

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舍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212-HYACINTH）靈堂。擇訂於十二月十一日（星期四）上午九時出殯，安葬於恒安紀念墓園（Ever Memorial Park）之原。

聞貴同志事親至孝，今遽罹斯痛，誠屬難堪。特函慰唁，尚祈闔府節哀順變。

謹訂於十二月九日（星期二）下午七時在曾老夫人靈前獻花致奠，凡我職團員屆時敬希出席參加，藉表哀悼，而盡團誼。

## 告

### 曾施親治

（晉江安海內坑）

逝世於十二月六日
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舍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212-HYACINTH）靈堂

出殯於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九時

### 莊波利

（晉江青陽英厝）

逝世於十二月五日
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舍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208-CARNATION）

靈堂

出殯於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八時

### 蔡陳麗雲（晉江坑口村）

逝世於十二月六日

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舍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303-CALADIUM）

靈堂

奉骸安葬於十二月十一日下午一時

### 蔡永欽（東村房）

逝世於十二月四日